



天泽文库

TIAN ZE WEN KU

主编 蒋子龙

冯苓植

著

狐说

妖娆、
风骚、野性、
神秘，一部
当代的警世
通言

HU SHUI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□冯苓植 著

狐 说

主编 蒋子龙

90.8.57 160.1.8.11

(内蒙)新登字1号

狐 说

冯苓植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河北文联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4 字数:320千

1995年9月第一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0,000册

ISBN 7-204-02790-6/I·490

每册定价:16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我厂调换)

“天泽”寄语

——寄望最强祖国，在夷狄狼烟弥漫的文明废墟
上建一坚固会稽查探的脊梁，去一拨前朝烟云。

了解我有一个令我陶醉也让我感到凄迷的童年。当我刚刚睁开眼睛阅读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赫赫的五千年文明，同样也看到了文明掩盖下的蒙昧和野蛮。文明为什么是如此的脆弱和如此的容易破碎呢？幼稚的我，常常遥望着故乡沧州城外的那尊铁狮，一次次寻找答案，又一次次地编织着一个小女孩子五彩斑斓的梦。

故乡这傲然挺立的铁狮不知历经了多少个风霜雪月，这雄踞中原的铁狮阅尽了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，在我心目中，这铁狮早已超越了它自己，它化成了一个纯真少女的图腾和整个民族文明的象征！

铁狮伴我长大，铁狮也给了我力量和启迪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：以一个女孩子的梦来重新塑造一尊经久不衰的铁狮子！为我自己，为燕赵大地，为整个中华民族，也为那破碎了的文明！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义务为创建人类的文明做点什么，哪怕是加一块砖，添一块瓦。我

新著“天”

曾经为文明的破碎感到凄迷，但我还是坚信——

文明每前进一步，蒙昧和野蛮就会后退一步！

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我的这个愿望终于得到了国内一些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的鼎力支持。这些前辈们为人类的文明辛勤耕耘了大半生。他们不追求华丽和时尚，他们甘愿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为文明添砖加瓦的奉献者。

一善好梦成真，终于将这套“天泽文库”推向了读者。

“天泽文库”，我梦中的铁狮子……

1995年4月18日

1995年4月18日

1995年4月18日

1995年4月18日

1995年4月18日

独理山荒僻萧索白昼人一般只盼宵只，瑟瑟寒风，迎那掌大不
 自前不留宗卧李份玄天只宵下星平一！人众群不卧。春寒迎回
 而时封被文美前里封山玄杖策卧回，吾个玄彩林个玄了玄？玄
 见不

千罩瓮户裡密山共一五里玄而 1 月不出水恶山夜，玄古自
 易楚徐印人玄出全户玄表灵回玄天好！嘶莫好醉。从人美出竟
 国前 大年初三，漫山风雪，大掌柜却只身一人进山去猎狐。下
 要只 鬼使神差一般……时感其冷莫谓谓会由。封山个玄玄玄玄
 。采玄大掌柜本名丛生虎。别看村里人都这么叫，但首先发现大
 掌柜悄然消失的，还是这深山野洼里的婆姨们。她们时而柔情
 似水，时而奔放似火，人人都声称是自己突然“感觉”到的。而
 男人们对此也深信不疑，竟跟着这种“感觉”顿时慌乱起来。
 不且也难怪！本来女人们都醉了。竟寒醉大玄玄玄平只玄
 出玄 瑞雪搅拌着丰年，似早把这越来越富的山村罩在碎玉网中。
 除了娃娃们还跑进白茫茫的风雪中点响鞭炮外，大人们似还只
 顾着猫在屋里过大年。家家户户都弥漫着浓烈的酒气，男男女
 女都放纵地仍沉浸在迷幻之中。别看这野村的现代化程度早已
 上过电视登过报，但那带有蛮荒色彩的古老遗风却在一直延续
 着。年节期间没大小，谁都可以任着性子来。摸纸牌，喝烧酒，
 搂着相好的公然打情骂俏逗乐子。男人们一个个豪放得出奇，当
 然女人们也就更乐得竞相一显身手了。去而封玄玄玄玄玄玄

没人会注意有谁去猎狐！……封玄玄玄玄玄玄玄玄玄玄玄

山而 这期间，或许是因为女人们尚未“感觉”到出现了意外，便
 只顾得在男人们怀里展示自己娇憨的醉态了。也或许是因为男
 人们根本连这种“感觉”都没有，便更只顾得端详那怀中一张
 张流光溢采的脸了。不是婆姨，胜是婆姨，谁还能想到大掌柜

不大掌柜呢？风雪弥漫，只有他只身一人在白茫茫的荒山野岭间跋涉着。怪不得众人！一年里才有几天这份老祖宗留下的自在？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，可他竟对这山洼里的美女娇娃视而不见。

须知，这里的女人可是远近有名的！

自古道：穷山恶水出刁民！而这里在一片山峦野气笼罩下竟出美人儿。神秘莫测！似天地间灵秀之气全让女人们给拔尽了，只给男人们留下了恶煞煞的荒人野岭。甚至就连外头的闺女嫁进这个山洼，也会渐渐莫名其妙地好看起来。反之，只要这村里的姑娘一聘出这道野沟，也会恍恍惚惚尽失往日的光采。

个中原因，说法颇多。年深日久，竟使这里的大姑娘和小媳妇身上像罩上了一层妖气儿。县麻声带人人，火地效奔而相，水地来。但这也就更平添了几分特殊的魅力。不言稍也典叔团人民

近几年省城各大酒家竞相来这山村僻壤招聘服务员且不说，就拿老年间山里举办的骡马大市上便更可见一斑。蛮荒世界，那时还尚存着一座只有塞外才有的马神庙。虽然平日间荒凉衰败得很，但一到开市这一天还是热闹非凡。七沟八梁的山汉们本来穷得连根牛毛也买不起，却还是纷纷翻山越岭赶来了。难得的一年一次的大赶集，都饿疯了似地只顾直勾勾向那远山的恶草丛中望去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致使跟着男人前来的婆姨一个个也提心吊胆。紧紧抓住丈夫的汗褂褂，好像生怕他们的魂魄刹时被勾摄而去。丁毛袁显一琳凉哥浪更游出川人文

好一阵激动人心的等待……！飞都去街音意出会人好
到，蓦地，只听得集市上一片野性的欢声乍起，便望见对面山沟里一群女人在恶草丛中闪现了。大都松弛地斜跨在小毛驴上，顿时间却使整个集市变得晕晕乎乎了。这是些什么女人呀？下得驴来，竟犹如走入无人之境。目不斜视，脸庞微扬，似只顾

着和自己的小姐妹窃窃嘻笑絮语着。但这已足够了，顿使得前来赶集的摊商小贩猛地又活转过来。叫卖吆喝此起彼伏，炒勺擗杖敲击和鸣。好象谁能引来这些女人的目光，谁才算得方显英雄本色。但这往往是徒劳的，还是只能望着人家自顾自地走着。腰肢儿颤悠悠，奶头儿直耸耸。不理众多贼勾勾的眼珠子，却似乎偏偏对上市的骡呀、马呀、牛呀、羊呀感了兴趣。谁料刚一拍一匹马子的屁股，就连这畜牲也一下受宠若惊地瘫倒了。

非人呢？那些山村野汉呢？

其它山沟沟里赶来的婆姨们更紧张了，但她们似只能看住男人的身子看不住男人的心。山汉们一个个如醉如痴，除了一双直勾勾的眼睛，好像浑身都酥了、软了、瘫了。可贴身的婆姨还是能感觉到，只剩下一个地方发硬。真令人悲哀，随之便由不得发出了警告：

“看！看！小心扎在眼窝里拔不出来呀！”

“那才好！”回答得倒也坦然。

“好个屁！拔不出来戳瞎眼珠子呀！”

“咱情愿！”回答得更是干脆。

“情愿个你娘的头！”女人们终于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，“你也不想想人家是甚和甚配下的，这抽精吸血可费男人哩！”

“你败兴！”但陡然还是一个冷颤。

“回家哇！”女人趁势劝上了。这里头隐藏着一个颇带荒诞色彩的传说，顿时使骡马大市上也弥漫起一股妖气儿。有婆姨的山汉们终于被拉走了，但那些穷得娶不上媳妇儿的光棍汉却顾不上这一切。还在浮想联翩地贼勾勾望着，直到气儿喘得不可遏止。终于胯下猛地一阵射泄，瘫倒似地紧捂小腹蹲下了。难怪有的光棍汉称，一年逛一次骡马大市，权当作一年尝了一次荤腥。

前又是好多年过去了……这虽然只是些颇带粗犷气息的山野旧事，却足以见这山洼洼里女人的好看是具有传统的。尤其近两年来，随着这山村的暴富各种名牌的化妆品涌入，这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就更翻山越岭地声名远扬了。这是一种奇异的和谐和统一！好像她们那血管里奔涌的野性的血，使她们更容易接纳这种外来的现代化时髦。大胆得很，就连外国货也来者不拒。几经涂抹点缀，便竞显一种独具风姿的野性妖娆。不但使自己的男人视出山办事为莫大痛苦，就连省城各大酒家也以聘请到这样一位女服务员为荣。谁料偏偏就是他视而不见，不顾山村野俗，毅然放弃了年节期间的狂欢极乐，竟顶着漫天风雪进山去猎狐！莫非他已经开始黯然失色？

不！现在他正处于人生辉煌的顶峰！他是这全省闻名山村的大拿、主心骨！虽然再无暇分担任何党政职务，但仍被所有山汉尊称为掌管，偌大家业的“大掌柜”！

莫非缺少了女人的接纳？

不！现在他在全村的婆姨心目中可以说就是一尊神！不仅是对权力的推崇，更重要的是出于对他那种特有的“沉默如金”粗犷魅力的倾慕。男人，这才算得上个真正的男人！既能让女人们视之战战兢兢，又能让女人们见而心痒难熬。可以说，这里的婆姨们最梦寐以求的便是，能有一天把自己柔嫩的胸怀变成任他揉搓的温柔乡。死了吧！火辣辣地为他死了吧！也不枉老天给了副女儿身！但他还是冷冰冰的抛下这一切走了……风更大，雪更狂，漫天银白隐去了脚下怪石间那现代化的山村。风的崖，雪的岭，眼前又是一片白茫茫的荒蛮世界。他恰似顶风冒雪逆时针在悬崖峭壁间跋涉着，渐渐地他竟向又走

回到那充满原始气息的过去。似这才得到了解脱，他那双高傲的眼睛陡然射出了野性的光！只一瞥便面五儿蔓，怕也

猎狐！猎狐！荒蛮的山岭为之颤栗了。怪不得那种古怪的传说为这里的美女娇娃罩上了一身妖气儿，原来这现代化的山村竟有个颇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：白狐峪。难道这么多的美女娇娃还不够么？还非要活捉老祖宗？

迷幻中，他狰狞地冷笑了。说也奇怪！就在他在风雪中冷笑这刹那，据说白狐峪所有的女人们都猛地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事后人人都在争说，当时只觉得似冷不丁心口上被谁扎了一下，顿时间酒也不香了，菜也没味了，怀里的男人也就一脚被踹在地下了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好像每个婆姨都发现自己那天掌柜不见了。恍恍惚惚，完全是出自于一种只有白狐峪女人才能有的特殊感觉。

村长的老婆蔓儿就作如是说。

这个女人才三十六岁，可已经跳过了三次“槽”。但跳一次鲜淋一次，至今仍鲜淋的妖娆动人。也就是多亏了她嫁给村长石敢当，才阻止了这位四十八岁的汉子继续“费”老婆。已经“费”死了三个女人，几乎使白狐峪元气大伤。但蔓儿的功绩绝不仅限于此，竟还能辅佐石敢当这位村长进而施展身手。好你哩！越富越有名越不得安生。现如今白狐峪虽仍在深山野洼之中，但早已成了出头的椽子隐没不住了。前来挑刺儿找茬儿的特多，光靠风口石头那又圆又滑又硬已很难应付。这一下可好了！石敢当终于得了个“费”不死的婆姨。余热有得是，各种

麻烦俱都可迎刃而解了。当时，蔓儿正面对着一只“童子鸡”。羊油苦菜，各取所爱！蔓儿本来就爱和那些初试锋芒的少年后生打交道。更何况山乡野俗允许年节时期没大小，她就更乐得去品着热酒尝鲜了。但她还是绝没料想到，这“娃儿”竟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。过早长成的铁板身架儿，与年龄不相吻合的一脸冷气，使她顿时间酒醒了一半。往日的手段难以施展，只顾得战兢兢望着这不速到来的“娃儿”了。他、他要干什么？半晌，这娃儿才冷冰冰地问：“你过年多大了？”她莫名其妙只好回答：“俺、俺三十六……”谁料这娃儿却说：“正好！俺今年十六。”她更如坠在五里云雾之中，几乎惊叫出声来。但这娃儿却显得更冷，一屁股坐稳了便说：“让俺好找，大年初三就在这儿过了。”蔓儿似这才知道他要什么，赶忙紧紧拉严了窗帘儿。这倒不是怕自己男人发现，而是因为这娃儿很特殊。如果当时她就能悟出这其间种种造化之神奇，或许蔓儿就会惊诧地无所作为了。但当时她却只感到受宠若惊了，竟激动地就顾了一会儿端上了小菜碟碟，一会儿捧出了小酒盅盅。全酒，酒，酒终于使她放开手脚了。

但那娃儿仍很冷，竟使蔓儿迟迟不知到底是扮演什么角色好。是当婆姨？还是扮演娘？但她还是压抑不住胸怀里的骚动，姑且又当婆姨又当娘地靠近了。一会儿说：“娃！尝尝婶子这凉拌口条儿。舌头，舌头，就不该是猪的舌头……”一会儿说：“娃！再来两盅儿婶子烫好的热酒儿，酒是男人的胆儿……”但那娃儿却似个生瓜蛋子，两眼直勾勾地只顾死盯着她。没有一点猴急相，倒似目光中隐伏着某种沉思，某种怨恨，甚至还有某种仇视。蔓儿准备后撤了。此娃儿绝不同于彼娃儿，弄不好会出乱子的。谁料就在这时，那娃儿眼中似喷出了两股火，猛

她便像一座崖头倒下向她压来了。果断、利索、干脆，刹那间便把她剥了个尽光。连撕带扯，火山喷发一般势不可挡。蔓儿的种种疑虑顿时被燃烧殆尽，竟赤裸裸地颤栗着就顾等待那一刻了。又是那娃儿复仇似地一声呐喊：“俺要的就是三十六！”随之便是饿虎扑食般地扑向身来。

但就在这极度的酣畅淋漓之中，

据事后蔓儿说，她猛地便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心惊肉跳。随之便犹如被电击一般，心窝窝里像扎进了一根钢针。刹那间，男欢女悦全没有了，她只觉得自己正在剧痛中向一个无底的深渊坠去。她吓得赶紧闭双目，却又望见在一片漆黑之中蓦地飞窜出一只银狐。通体雪白，只有一双红宝石似的眼珠在灼灼闪光。似哀似怨，似嗔似怪，仿佛紧盯着她是在提醒什么。骤然间，黑暗深处又响起了一阵狞笑声，似大掌柜的。但尚未等她弄个明白，漆黑中只见得一道白光腾空闪过，那只银狐便隐没不见了。只剩下了黑暗中的狂笑，久久搅拌着漫山遍野的暴风雪呼啸。

蔓儿没有具体说身上那娃儿……

这或许是因为酒喝多了，她只不过作了一个变幻莫测的梦。也或许是因为那娃儿果然特殊，就连她也不敢随便卖弄。总之，等她清醒过来之后，身上除了一片汗渍已冷冰冰地什么也没有了。只留下了困惑、猜疑、以及种种可怕的联想，使她更加只能缄口不语了。恍恍惚惚，忐忐忑忑，蔓儿只是说当时她就“感觉”到了：

是大掌柜抛下全村在猎狐！

年节的酒气四处弥漫着，使整个野洼更变得晕晕乎乎。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蔓儿开了这个头，顿时间所有的婆姨们也竞相叙说自己这种独有的“感觉”。现如今电视节目里本不缺这类词儿，但经她们这一说便带有某种神秘的意味了。越说越玄，竟

对着钟表发现了“感觉”在同一时刻。山汉们为此顿失昔日的豪放骠悍，一个个竟罕见地汗如雨下了。猎狐？猎狐？大掌柜竟会去猎狐？似生死攸关！一时间，过年狂欢的山村没有了，而只剩下了个战战兢兢的白狐峪。大年初三，才刚刚是大年初三！本来红火的劲头儿正方兴未艾，但迎头就像泼下一盆冷水。男人们顿觉得喝酒没味，女人们也再无心叫春。一个个只顾望着村委会那座小办公楼，祈盼着那些“左膀右臂”能尽早劝大掌柜回心转意。尤其是猎狐……这是一座三层小楼。如许在大城市里可能很不显眼，但别忘了它在这七沟八梁的群山中仍属独一份儿。红瓦白壁，颇有点北欧式小楼的意味。谁料，现在它也似乎有点被过年的酒气薰醉了，恍恍惚惚间竟也显出几分蛮荒的野性。村长石敢当是头一个到来的！众多婆姨向他叙述感觉，这一村之长尚能保持沉着。但经自己婆姨蔓儿绘声绘色这一说，石敢当顿时便闻讯色变了。这本来是一位满脸永远堆笑的汉子。就是给他一个大耳光，也绝对搨不下他脸上的几根笑纹儿。年近五十，圆滑得足以超过大山风口间那种石头。若不然，随着白狐峪越来越出名方方面面来得人越多，他早已难以坐稳这把交椅了。但这回他竟汗如雨下，似自己猛地挨了一粒枪子儿，罕见地脸上连一根笑纹儿也没有了。

莫非他还沉浸在狂饮的迷幻之中？众回然要“！狐个新”

但随之而来的“左膀右臂”们也仿佛个个如此。这些平时颇能独挡一面的小头头脑脑，一时间又仿佛变成了老年间又憨、又傻、又没见过世面、又不开化的山野村夫。即使如大掌柜的小舅子梁上松，虽还送到山外进修过专科学校，但现在也文文雅雅地透出了手脚失措。看得出事关重大！却又见不得一人挺身而出进山劝阻。就像一群嗡嗡营营掐了头的苍蝇，只顾惶恐地来回乱窜相互埋怨着。

终于目标又盯上梁上松了。

“松娃！”有人问，“大掌柜这是咋来哩？你这小舅子总该知道哇！”

“俺、俺没注意。”回答得挺勉强。

“甚？”终于找到了发泄处，“好你一个松娃子！俺大掌柜可待你不薄，送你念书念到狗肚里啦？回来又把咱这聚宝盆盆的钥匙交给你，让你小子当上咱白狐峪的财神爷！咋好意思说出口：俺、俺没注意？”

“俺、俺没想到。”自知理亏。

“没想到？”谁料竟引来了更大的火，“尽想着灌烧酒摸奶头头了哇？”

“俺、俺没！”慌忙否定。

“没？”顿时引发了一片嘲笑，“凭着光溜溜的脸蛋儿，展悠悠的身板儿。又不进城，还有这身洋模洋式的打扮儿，你松娃能当那省油的灯盏？”

“说！”马上接着有人问，“你小子摸了多少相好的奶头头？”

“说！”更有人穷追不舍，“几个大闺女？几个小媳妇？”

“说！”最关键的一击，“到底打了多少洞？”

“俺、俺……”有口难辨。

“俺个屁！”骤然间众口一词，“你小子要是说不出，就罚你上山给咱全村请回来大掌柜！”

“这、这……”这似乎更难。怪不得众人不敢挺身而出，就连这面目英俊、精明干练、身为总会计的小舅子也不敢贸然上山相劝。这更足以说明大掌柜是全村名副其实的大掌柜！即使领着全村往火坑里跳，也还没有哪个人敢于公然违拗他的意志扫他的兴！而这“兴”又是那么可怕，致使这小楼里又重新盛满了惶恐。搅拌着人们打嗝儿喷出的酒气，更显得浑浑噩噩扑朔迷离了。

只有石敢当在慌乱中尚流露出一丝圆滑。

这位村长正拿着一架望远镜，独自一人透过玻璃向远山眺望着。如今这山里放牛、放马、放山羊不缺这玩艺儿，更何况是现代化程度先走一步的白狐峪。看得出，他还想最后验证一下女人们这种“感觉”，以备万一出笑话后独显他的精明。但望着望着，只听得这圆滑的汉子还是失声惊呼了。

人们纷纷扑了过去！

一个一个抢过望远镜，但也先后紧跟着一个一个失口惊呼了。果然“感觉”不假，就见那漫天的风雪骤然停息了，只留下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。死一般的寂静，唯见得一条精壮的汉子攀登上了一座陡峭的雪崖。蓦地回首驻脚一望，就仿佛骤然间崖头上竖起了——尊石雕的山神爷！

但见他往日合身的笔挺西装不见了，却陡然在精悍的身躯上裹上了一领白茬子老羊皮袄。头戴着老年间的狗皮风帽，脚踏着能踢死牛的蛮汉山靴。呵气成雾，脾渺一切，久久地凝视着野洼间这山村一动不动。虽然才不过三十八九岁，却使人仿佛又见到传说中那啸聚山林的丛莽豪杰。恶煞煞的，着实令人

不寒而栗。但令人更可怕的还不是这目空一切，而是除了猎枪外他背后背的那沉甸甸的铁夹。一善斗全里干里，淋淋淋育五眼口。有心人一看便知，这是老式猎狐夹。猎狐夹又。猎狐夹——最后一丝侥幸也彻底幻灭了，众人一个个更吓得呆如木鸡。猎狐，猎狐，大掌柜果真在猎狐！顿时间，就连石敢当那圆润的面孔也变得越来越加惨白，竟裸出那山汉特有的忠诚。战战兢兢，似谁怕惊醒这可怕的梦。但偏偏就在这时，竟猛听得不声不响的号响，随之也扑进个同样乖戾的人来！“猎狐”，来那儿！众人更由不得倒吸了一口凉气……

这是个瘦小枯干的老头儿，绝对像一段深山里挖出的历经千年的老树根子。如若站在某个大都市的艺术博物馆里，很可能让人怀疑他本身就是一件根雕作品。风干了，石化了，颇像一件初见天日的木乃伊。但大伙儿还是由不得惊呼了：山根爷……是山根爷，私下又称老山怪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到底多大年龄了。六十？七十？以至八十九十？只记得在爷爷那一辈就有个老山怪了。但他自己倒无所谓，照样撇着一把山羊胡子顽劣异常。平时绝不愿住小楼房舍，却偏爱出没于被废弃的山窟野洞。自在得实在出格儿，怪异得又让人唯恐避之不及。谁料就是这样一个老妖猴儿却独得大掌柜青睐，致使他至今仍专爱往大姑娘小媳妇儿堆里扎。据说，成精了……

“狗操的小子们！”进门就骂，“听姑奶奶们说了吗？听姑奶奶们说了吗？”

“聋啦？哑啦？”更是满身酒气，蹦着高儿地骂，“连个尾巴也不摇啦？让奶头子憋死啦？让肉窟窿吸走魂儿啦？”

“没良心的！”竟忽而停下，一个个指着鼻子骂，“你、你、你，还有你你你，肚子里全长着一副驴肝肺！吃谁哩？喝谁哩？花谁哩？又凭着谁光宗耀祖哩？没俺看大的丛生虎，你小子们哪得人模狗样哩？这么多人伺候不好个大掌柜，还不如养上一窝猪吃肉哩！”

声声刺耳，却服服贴贴。白鬃贼头来头变出几面凶相，喝道：“去！还不快去！”老山怪鸡胸脯儿一挺，进而叉腰下起令来，“就说俺老头子发了话，让你们这群猴崽子们去请的！请不动就跪下求，求不动就合伙抬！大掌柜发了火，有俺在这儿顶着！”

似个主意，纷纷欲动。大个某杏故答成，干拜谢杏的平干，急道：“唉哟！”正此时，却听这老山怪一声惊叫，蓦地变得哑口痴呆起来。细脖梗儿僵直着，黄眼珠子乱转着，枯树根子般的身段儿紧绷着。似妖、似怪，片刻间竟神神道道地吓得顺裤脚儿流出一滩尿水儿来。

“老山爷！”众人齐唤着。

“迟了！迟了……”但却唤出个更可怕的一本正经。这老怪物竟能流出眼泪，只顾摇着头儿说，“完了！完了！这回白狐峪算红火完了……”

众人由不得跟着浑身直打惊颤儿。

“气数已尽……”又是一句，像空谷的出灵预示着未来。

顿时，只剩下了——一片死一般的寂静。

啪！啪！陡然间雪崖炸裂了两响枪声，但这小楼却似被轰雷击中了。一阵惊呼，众人又蓦地猛簇拥着村长石敢当扑向玻璃窗了。

惶恐地望去——如窟窿肉土，如天裂干夫破土，如雷不出崖头上，那石雕的山神爷只已隐没了。只留下枪响后那缕